

性，确保融资平台顺利实现从依赖政府到自主经营的转变。加强对转型的指导与支持，帮助平台提升经营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同时实施动态监测，定期评估效果，及时解决问题，确保转型目标实现。

第二，实施差异化政策支持，强化分类指导与动态监督。政策制定应避免“一刀切”，需针对不同情况实施差异化支持。引导财力薄弱地区的融资平台通过资产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优化融资结构；加强对盈利能力较弱平台的培训支持，推动其向市场化业务转型；对转型滞后的地区和企业进行定向帮扶，确保债务化解与转型协同推进。

第三，畅通金融传导渠道，巩固隐性债务治理对实体经济的“挤入效应”。强化政策引导，将从平台剥离出的资金精准“滴灌”至实体企业，严防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切实将地方债务治理的“减负”红利，转化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数字金融、居民绿色消费与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拐点跨越

吴鼎纹 李建强 张振堃 王红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消费不仅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抓手，也是引导需求侧结构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有效激发居民绿色消费需求、培育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已成为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问题。尽管绿色消费得到了广泛倡导，但目前消费者的实际响应和参与程度仍相对不足。如何化解居民绿色消费的实际摩擦，进而释放经济内循环的绿色消费潜力，已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

命题。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为缓解绿色消费困境提供了新的现实契机。通过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金融不仅重塑了金融服务的地理边界，更以大数据、智能风控为核心，显著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并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了居民层面的金融可得性。数字金融的普惠属性有效缓解了居民在绿色消费中的流动性约束，使得消费者能够利用便捷的消费金融工具，在生命周期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将潜在的绿色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为。更进一步地，从宏观视角看，数字金融通过驱动绿色消费的规模扩张，可能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的动态演化轨迹产生深刻影响。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典型的“倒 U 形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收入较低，经济增长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到达拐点之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会呈现下降趋势。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有望通过降低绿色消费的准入门槛、提前释放潜在绿色需求，使消费结构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即发生实质性转变，从而削弱经济增长对污染排放的依赖，加速 EKC 拐点的到来。这为突破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治理范式，探索需求侧驱动的绿色转型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理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基于此，本文构建静态和动态消费决策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居民绿色消费决策，并基于新能源汽车交强险数据测度地区绿色消费水平，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绿色消费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绿色消费水平，并加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到来。进一步分析表明，该促进效应在人口结构年轻的地区更为突出；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绿色消费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机制检验显示，数字金融通过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释放绿色消费需求，并借由需求端激励企业在生产端开展绿色创新，进而加速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拐点跨越。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促进绿色消费显著遏制地区 SO_2 和 NO_x 排放，并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

本文的增量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地区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的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驱动居民绿色消费的内在逻辑与传导路径；第二，基于绿色消费视角，揭示了数字金融影响 EKC 拐点形成时序的内在机理；第三，基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同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驱动绿色消费转型的宏观经济后果。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提升绿色消费领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移动支付、数字信贷、智能风控等工具在绿色消费场景中的部署，降低居民参与绿色消费的金融服务门槛；优化绿色消费信贷产品设计，增强对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节能住宅等品类的定向支持，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转型。

第二，打通需求侧与供给侧的联动通道。畅通绿色消费需求向生产端传导渠道，引导金融机构依据绿色产品市场消费热度对企业给予差异化信贷支持，推动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和清洁产品供给，形成“消费扩容—生产升级—生态改善”的协同闭环。

第三，实施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充分考虑区域人口结构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于年轻人口占比较高、数字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应进一步拓展数字金融应用场景，增强绿色消费信贷支持力度；对于老龄化程度较高或数字基础设施较弱地区，则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素养培育，缩小数字鸿沟，提升绿色消费覆盖范围，充分释放数字金融促进绿色消费的潜力。